

後漢書集解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後漢書八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

集解惠棟曰杜恕篤論云杜始出帝堯在周為唐杜氏漢氏有杜周杜欽

村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

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

集解惠棟曰第五倫傳云篤為鄉里

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也

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

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集解惠棟曰誄辭具吳漢

傳篤曰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賦

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

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

臣所欲言陛下

已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粗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紀曰

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成周

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尚書曰不常厥

之隆迺即中洛周成王就土遭時制都不常厥邑邑于今五遷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

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

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或據山帶

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

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

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都彭

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衣錦作

衣即日車駕策由一卒前書成卒更敬說高祖都或知而不從久

都燒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燒塢音古交反塢音古角反臣不敢

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曰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

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升輿洛邑巡于西嶽

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

推天時順斗極

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天關

極北極星也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

排闥闖入函谷

閭閻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

觀阨於峭黽圖險於隴蜀

圖猶規度也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官

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齊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

祖之思

懷思也

喟然曰思諸夏之隆

喟歎聲

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

航涇流

爾雅曰天子造舟造竝也以舟相竝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闕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

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

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舲也

瘞后土

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

禮郊郊

甘泉祭天所也在郊地之郊

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

作大駕宮

大駕見儒林傳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

六王邸高車殿於長安修理東都

城門

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橋涇渭往往繕葺觀東臨霸澹西望昆明

北登長平

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

規龍首撫未央覲平樂儀建章

龍首山名蕭何

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覩視也音是時

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恐西都置關所

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以拒外山東也

策解惠棟曰張衡南都賦云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客

門反距漢德久長李善云言居西距東居東距西故言反也

有為篤言彼埒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埒井喻小也莊子曰埒

舟大魚也賈誼曰彼尋常且洛邑之滄滄曷足已居乎萬乘哉揚

之汙汙豈容夫吞舟之魚且洛邑之滄滄曷足已居乎萬乘哉雄

甘泉賦曰梁弱水之漚漚漚漚小貌也滄音天鼎反滄音烏迥反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已示

姦萌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盛也

世據隴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已喻客意曉喻也曰昔在強秦

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已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

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

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聚五

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

蹈滄海跨崑崙

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蹈跨喻遠大也

奮慧光埒項軍

其星者所以除

舊布新也故曰婦

遂濟人難蕩滌於泗沂

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

建策初都長安

解見班固傳

太宗承流守之曰文

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

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販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已

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

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

色不鬻於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

前書景帝時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鈞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

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

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校平城之讐

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

遂命票騎

票騎將軍霍去病也

勤任衛青

青為大將軍霍

去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

毛詩曰時惟鷹揚注云如鷹之飛揚也長楊賦曰疾如奔星

深之句

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遂獵乎王庭集解惠棟曰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禮義國之穹廡前地若庭故

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橫分單于屠裂

百蠻百蠻夷秋燒燭帳布也繫關氏單于妻潘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

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音離匈奴有左右馳鏑音離匈奴有左右馳

阮岸獲昆彌昆彌西域國也虜傲倭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倭為粟犢西域

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驅騾驢馭宛馬大宛國名鞭駛騾也騾馬

音決騾音蹄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壁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

泉武威張并域屬國一郡領方并西域以屬國都尉主之立候隅

北建護西羌楊雄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捶驅氏擊

狼印氏擊也塞狼猶擊擾也東擁烏桓蹂躪滅貊字書據亦摩

言云摩滅也蹂躪也音云南羈鈞町水劍強越越係也鈞町西南

將軍等下水誅南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郡縣

越也鈞町音劬挺

日南漂槩朱崖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

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部尉東南兼書曰珠崖郡都郎瞻去長安七千三百里音審

有黃支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也

連綏耳瑣雕題

綏耳耳下垂卽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曰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王逸注楚

詞曰雕畫也題額也集解惠棟曰梁元帝金樓子云舜攝天子有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象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瑋瑁戕觥

郭義恭廣志曰瑋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甲也戕殘

也觥觥大龜亦瑋瑁之屬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衣裘褐北狄也

共川鼻飲之國

前書賈捐之曰駱越之俗父莫不袒跣稽顙失氣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

虜伏

稽止也方言曰額顙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狄失氣恐喙言其恐懼如奴虜之伏也非夫

大漢之盛世藉靡士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

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

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



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而宣帝中興也

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

百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已衍功戰士

角難之場也都關中也秦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千里

原關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演據南山帶已涇渭號曰陸海蠶

生萬類漢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梗枿檀栢蔬果成實吠瀆

潤淤水泉灌概說文曰淤澱澤也顧野王曰今水中泥草也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

詩曰陶塲也爾雅曰遂生也集解何若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

瑤曰廣雅釋言陶喜也猶言欣欣向榮一金一金一斤金也集解惠棟

期曰鄭鑄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一金一斤金也集解惠棟

曰王慈云漢費鳳碑云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案漢金一斤為錢十

千是知漢田每畝十田田相如鑄鏹株林也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

千與今大率相口田田相如鑄鏹株林也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

袁反埤蒼云鑄鏹也謂以火耕流種功淺得深引水溉之而布種

鑄鏹去林木之株葉也

也既有蓄積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嶽巖

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關函守峽山

之曰汝必死於峭之巖峻之下嶽巖謂峭也嶽音吟關函守峽山

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峽謂峽山之關也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

解錢大昕曰偃與關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塞杜

同靡偃猶塞遏也谷口絕黃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

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朔南暨聲城池百尺隄塞要

害關梁之險多所矜帶矜帶衣服之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礮石也

奴乘隅下礮石音力對反集解惠棟曰周禮職金云凡國有大故

用金石則掌其合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棒之屬孔穎達云

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

需榛殘木碎是也前書云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溜云礮石城上礮

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石塞龍蛇蟠登

也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已攻遠劉急疾也悍勇也所

卒勇疾故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肇

可攻遠也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

有十二是為贍腴

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

之夏沃者為贍者也集解劉攽曰

用霸則兼并六國也先據則功

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殊高祖先入關功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若用武則士皆奮厲

而要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

地險固故

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

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

淵囿篡器慢違

偷忍猶盜竊也

徒曰執便莫能卒危

忽反

假之

十八誅自京師

莽居攝篡位十八年

天畀更始不能引維

言更始也

不能持其綱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

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

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竝戰未知是非

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

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

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

世之姿

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曰

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

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立號高邑舉旗四麾舉拔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

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城怒之旅如虎如

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漢耿弇等也城怒之旅如虎如

詩周如城虎注云虎之怒城然也史記周武王誓眾曰如虎師如熊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城音呼交反師

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剗蛇莫之方斯向書今文泰誓篇曰

魚入於王舟王旄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斯立注云大呼山東

燔魚以祭變禮也剗割也音之竟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

響動流沙要龍淵皆鎮鄒龍淵劍解見韓拔傳說文鎮鄒大戟也

莫邪劍義與命騰太白親發狼狐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狐並

此不同也命騰太白親發狼狐

曰天狼下有四星曰狐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南禽公孫北背強

野將用兵象也合城圖曰狐主司兵兵弩象也南禽公孫北背強

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燕人於墜炭成兆庶之登  
覆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臺臺勉也易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瘳差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親受矢石服虔云古者以石而主  
上方曰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安謂遠人也案篇此賦每取子

雲甘泉長湯賦事意此殺即超也時蜀郡守將史欽未遷於論都  
及交趾微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念其不柔也

而遺思靡州也遺猶也方躬勞聖思已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

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信讀曰申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

衽鏹鏹之君也結音誓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誓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鏹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鏹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鏹音

牛于反埤蒼曰鏹鏹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此並謂夷

狄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

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僉也意曰為獲無用

之虞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

地焉略取也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集解周壽昌曰案莊子田子方篇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亦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相合應是本文此章懷注誤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

洽時風願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異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徒垂意於

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

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

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受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

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不忘亡

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曰利器不可

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淳與篤後仕郡文

學掾曰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

曰武略稱前書武貴狄道人為破羌將軍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

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

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華西羌請簡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讀七

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篤集一卷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集解何焯曰後書不立藝文志故具載著述篇數王補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篤展武論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蓋通邊展

武即明世論二十子碩豪俠曰貨殖閭五篇篇目之二

王陸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曰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賓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能文章所

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陸集二卷案胡廣漢官解詁序云故新汲令王文

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而本傳不載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

章亦曰文章顯莽曰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

頌集解何焯曰作出師及和熹郎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洪亮吉日案文選注言係兩

人字子孝者在王莽時字孝山者和熹郎后時人也此注混為一殊誤惠棟曰孝山和帝時人出師頌為郎氏作非子孝也李注自

誤周壽昌曰案文選李善注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郎后頌並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

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曰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集解顧炎武曰光武紀建武六年初

罷郡國都尉官恭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

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誼曰宣明君子可少習家業著

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最迨及也最勉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尙書

月之逾邁逾邁行言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

之所能在茲弱冠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所庶立庶幾成立也於赫我



祖顯於殷國

謂傳也

二迹阿衡克光其則

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肅伊尹也高宗命

傳說曰肅向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

武丁與商伊宗皇

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士

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興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謂傳說

爰作股肱

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

易曰積德載戴重也

保膚淑懿續修其道

也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

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

宗用傳說之事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胤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

為汝昌侯建武中傳俊為昆陽侯也集解洪亮吉曰案毅自言其祖必有專指必不厭引海內諸傳以侈諸系也至介子北地人喜

等河內溫人俊穎川襄城人俱與毅不同鄉里注何所據而引之耶

伊余小子穢陋靡遠懼我世烈

自茲曰堅誰能革濁清我濯漑

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

也誰能昭闢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

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式

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苦也解怠也式差也

集解錢大昕曰案邨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太子記爾毛

傳云契闊勤苦也契與勤闊與苦聲俱相近注攻勤為辛意同而

傳云契闊勤苦也契與勤闊與苦聲俱相近注攻勤為辛意同而

聲遠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

美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農夫不怠

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黍稷也誰能云作考之居息考

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閑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

為事不專則如彼遵衢則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也二志靡成

多害其力也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溺於音聿辭也溺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

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之過往如流

言其速也少有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所至也言當自勵不可中

閑暇之日也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罷勉終始如一也穀曰

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其集解惠棟曰穀集載其文其略云徒華公

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元通子聞而往屬曰

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志陸高今

塞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下之至

妙列耳目之通好原精心之性理綜道德之彌奧豈欲聞之乎公  
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  
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達義  
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口之高迹推義  
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平主得  
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王補曰七激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曰毅為蘭  
臺令史集解惠棟曰典論云班固與弟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其典

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頌宗

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集解王補曰明帝

天統物濟甯北民見文選曹植責躬詩注引顯宗頌由是文雅顯

有云蕩蕩川瀆既闢曰清見文選張華勵志詩注引

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曰師友之禮

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

惠棟曰毅集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曰毅為司馬集解王

云記室掾有竇將軍北征頌見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

藝文類聚五十九

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傅毅集五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免

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

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父況舉孝廉為郡

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盡心供養冬無被

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遂博學經典究精

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

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賜淮南孟子各一通香後告

休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香除郎以父老求歸供養徵拜郎中帝

在賜臥几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

千乘貞王亢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

邸迺詔香殿下願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

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

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云賜錢三百萬黃白各二端 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已

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已弱冠特蒙徵

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

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

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

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

乞餘恩留備冗官賜已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已畢臣香螻蟻

小志誠願日至願土灰極榮集解通鑑胡注宮謂宮中臺謂尚書臺也尚書出納王命故云宮臺煩事

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云香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慮未嘗流布

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遼

等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卿姓趙相度卿之後

所逮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

集解惠棟曰律有科條罪有輕重科別奏之不濫刑也

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

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

光元年遷魏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時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

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之日不祭寵求福開門絕客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

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見鄭元周禮注後王所制為令也商者不農王制

仕者不耕

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漁捕是田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

伐冰解見

馮衍傳 迺悉召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

賞賜班贖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後

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

集解惠棟曰廬熊云香墓在常熟梅里鎮初梅里有蘇忠切直卜葬得大家乃

黃香碑刻皆隸字首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其碑陰乃會稽都尉張紘文又有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其可辨者八字案香卒於家

不應遠葬於吳或後漢有與香同名姓者耳樂史謂香墓在房陵縣東者是也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

集解王補曰香有九宮賦詳古文苑藝文類聚七十八又天子冠頌詳通典五十六初學記十四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事奪爵殺

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

兒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已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明帝召作東觀碑葬德陽諸觀

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王補曰嚴可均校輯後漢文從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諸書得尤銘八十四

賦五則銘之所亡者僅三十六耳

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

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

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

十八篇

集解惠棟曰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贊門階戶席莫不著述  
經籍志云梁李尤集五卷華陽國志云尤孫充有文才

尤同郡李勝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勝字茂通

亦有文才

集解惠棟曰常璩所謂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也

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問曰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云順集二卷王補曰順歎懷賦見藝文類聚三十四和帝誄見類聚十二

時三輔多士扶風曹

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孺文實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眾

不遇以壽終于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云三輔學有俊才茂陵馬季長同郡曹伯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子南郡胡伯始安定

胡節等文冠當世也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集解惠棟曰漢官儀解詁序云安帝時越騎



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後遷宗正衛尉又與張平子同郡則千秋疑即秋孫也或珍字祕孫而別字千秋如虞翻兩字也又注作祕孫古秋祕字相似史記敬侯秋彭祖漢表作祕也洪頤煊曰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篇注與解詁序同一名竇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

駒駝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

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駝作建武已來名臣

傳集解惠棟曰史通云珍與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遷侍中越騎

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云又撰釋名三十篇曰辯萬物之稱號云集解錢

珍集二卷錄一卷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凡二十七篇王補曰珍東觀漢紀光武

章帝和帝殤帝諸敘見御覽九十九又上言鄧太后宜獻廟見袁宏後漢紀十六永初五年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曰善文記知名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

以干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性慷慨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龔龔事見笑林

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

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爲臨汾令居二

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一本七卷王補曰龔遂初賦薦黃鳳薦郝彥薦戴翌諸文彥伯父

還傳記與梁相張府君議答實章書雜見文選注御覽書鈔初學

記汝南先賢傳率皆零句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

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集解惠棟曰逸自敘云孝武帝恢廓

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卽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

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

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

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王逸

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

殿賦集解惠棟曰博物志云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汝寫狀

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卽爲賦吾固不及

矣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曰自厲集解惠棟曰延壽夢賦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

東方朔與臣作馬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云云王補曰夢賦見藝文類聚七

十九柯柏淮源廟碑見古文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承山與

苑王孫賦見初學記二十九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

考一字子山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子山年二十而得惡夢二

十一溺死於湘浦一作二十四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曰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軌法琦數引古今成敗曰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

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

之中事舊賈謙謙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

恭敬思盡婦道也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太姒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惟德之行

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姒者文王之妃

鮑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姬旦夕勤勞以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

而明伊尹爲之膳臣佐湯致王訓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周宣王嘗

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也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王曰妾

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

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不聽鄭皆輔主曰禮扶君曰仁達才進善曰義濟身爰暨末葉漸

已頽虧貫魚不敎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敎不偏愛也禮后

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以下皆

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

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離代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圯刺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竝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竝后匹嫡亂之

本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

番為司徒

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荷爵負乘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

采食名都

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都于向皇南幽王后之親黨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撫

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撫謂詩人刺番

為司徒及皇父都用其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紂字受德

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名辛以其暴虐故

曰暴辛惑婦謂惑姐己也紂智足以拒諫

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謂紂為獨夫也

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福反不辜謂菹

梅伯脯鬼侯之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蝠作蝮

是剗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

王予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

曰紂剗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為天子後為人螭

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曰禮

而競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辱殘

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勸

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執而

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

末嬉樂

笑後競羅禍而號哭也

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嘗置末嬉於膝

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

哀嬖斃周

周幽王嬖褒姒姐已亡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

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弛主父憐章北面臣諂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

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國主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

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鷲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戚姬

人豕呂宗呂敗解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孝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鳩

子身迺廢孝宣帝霍皇后霍光之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

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

不德福有愼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曰日不常中

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

失意復作白鵠賦曰為風風讀梁冀見之呼琦問曰集解惠棟曰

刺己大怒幽之谷室數月得出傳不載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

漢通設書過之吏

案集解劉攽曰今將軍聚世台輔任齊伊公

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曰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

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

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河順

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殺羣臣畏高遂作亂也集

解洪亮吉日元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

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至今從之賢注失載惠棟曰王伯厚

云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

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

之先謙曰洪不知王冀無已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

說在先蓋偶有未照

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

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曰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忍忍不忍也

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

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

崔琦集二卷王補曰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崔琦七篇凡六處

即文選劉峻辨命論曹植王仲宣誄王康琚反招隱詩注皆引作

七獨獨傳作七言殆言獨音近而訛與當從獨為是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

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邊姓祖于宋平公

曰文學知名

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

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

弟子私

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

便音蒲堅反

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

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謝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

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集解惠棟曰史通云韶與大軍

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再遷北地

太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

集解

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邊韶集一卷王補曰韶塞賦見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何徵頌見水經七濟水老子銘見隸釋三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終

後漢書八十上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上校補

文苑列傳上

案范史總傳多設序論以發揮己意文苑其所創也無序且無論其將以茲事原委與於斯文者莫不自

能窮竟耶抑謂風尚所存關一代之運會其間甘苦得失亦惟讀者能自得之也夫謂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文滋多於是故傳文苑是一說矣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兩漢文章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因以文苑名篇又一說矣然觀選樓頌錄亦逮序論應龍所陳取體畢駭六代言文豈有域也必以有韻爲限則文彊讓太守疏元叔報皇甫書曼山嶧和同論曷爲並隸斯傳矧乃詩賦百六班志先已分家體勢之觀區以別矣以別集爲斷亦隋書之體言耳惟是標舉一事自爲篇翰殊經傳異子史有所造述悉謂之文則昭明之所已言無以易焉然而其在前世崇禮官考文章雖已昉於武宣而侍從之臣及公卿大臣奏御而外不關史職若後漢文苑所列多爲東觀著作之才固不可以無傳又自光武以訖孝靈免杜篤之刑圖高彪之像其間崇獎亦略見梗概終以彌衡不屈雖不載其文而讀鸛鵒賦覺建安之煥嬰六代之靡敝莫之能涵也無亦東漢氣節之重有以爲之質乎夫察變成化文之所係大矣概曰文人無足觀誣也

杜篤傳卽曰車駕策由一卒

案文卽上亦應有或字高帝非白蜀漢出卽都關中則二語自另爲一事

也

推天時順斗極注言順斗建及北極之星運轉而行也官本注作言

極北星運轉而行也案文選長楊賦注引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又引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所謂斗極者本即謂北斗為極故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則斗極明淮南子亦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悟矣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邢疏云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云北辰是仍謂北極即斗極釋地北戴斗極為空桐邢疏云斗北斗也極者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以其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極中也北斗拱極故云斗極則又分斗與極為二乃與章懷說合

入函谷注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唐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治

喟然引思諸夏之隆官本然作乎

瘞后土注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北也唐汾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

蹈滄海跨崑崙注乘崑崙官本注乘作標與文選合前書作票

探冒頓之罪注孤憤之君至孤憤獨居官本注憤皆作憤案前書匈奴傳注引如淳曰憤仆

也作憤非

牋觜觶注觜音子期反

官本注子誤于

鍾鏤株林注鏤推也

官本注推作椎是

北據谷口注谷口在今雲陽縣

唐雲陽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北三十里

杜口絕津注絕黃河之津

官本注之作中

摩有十二

錢大昭曰案文當作摩十有二

荷天人之符注謂彊華自關中持赤伏符也

官本注脫伏字案循吏傳王景作金人論

頡落邑之美天人之符符對美言謂天與人歸相符合也注乃以赤伏符釋之言天而遺人符符又相提語殊未瞭

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案史記天官書候在太白占於狼弧謂秦南之疆也篤美西都故特舉此注亦未瞭

禽公孫北背彊胡

錢大昭曰闕本無此二句非今案光武征公孫述降盧芳均在平隴冀據洛都之後此二

句反在前頗嫌倒置且蜀亦非南也下既云廓平帝字則埽蕩羣雄可以包括本無待分疏又南北西東並言反與後文東南

殊俗西北絕域犯複損之固非不可闕本亦未可輕議矣

又著明世論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至

御覽七百八引篤通邊論

從

辰曰御覽作  
邊論無通字

王隆傳爲新汲令注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

官本注未有也字漢新汲今陳州府扶溝縣  
西南二十里唐扶溝今陳州府扶溝縣治

清我濯漑注而以清泉洗濯我也官本洗  
作漑

沛國史岑字子孝集解周壽昌曰至非也案周氏此條全與侯康  
補注續同侯氏非也下

尚有康又攷史通云孟堅勒成漢書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  
僕顏驕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則子孝  
竟是前漢人故范史亦云王莽末不云  
建武初特以前書無傳故附著之耳

傅毅傳二迹阿衡注阿倚衡平也至高宗命傅說曰爾尙明保子

注高宗原譌高祖保子原脫子字均依唐注疏本尙書正官本  
注不誤今案注釋阿衡二字本鄭君長發詩箋之說僞孔因之  
史記殷本紀則固以阿衡爲伊尹名也今說命  
三篇非漢世所有注引誤並詳卷二十二校補

奕世載德注易曰積德載官本注積德  
作德積是

徂年如流注言其速也官本注無  
此四字

密勿朝夕注毛詩曰密勿從事

毛當作韓官本注不誤

班固爲中護軍

錢大昭曰前書有護軍都尉附屬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中護軍之官始見于此漢季又

有中領軍矣案固爲寶憲中護軍前已見班彪傳

黃香傳遂博學經典

案此句上當有脫文蓋盡心奉養下必接敘其父事奉養乃有所屬亦必有所藉乃得博

學經典也

先人餘福注謝承書

官本注承作丞今案二字雖可通作而人名不可易作丞非

田令集解惠棟曰漢有田律

案田律不可即據爲田令錢大昭氏疑本甲令之謬所見甚是前書敘傳

述景紀云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顏注甲令即景紀令甲也

數月卒於家集解惠棟曰

至在房陵東者是也

柳從辰曰查一統志香墓在今孝感

縣東四十里寰宇記云鳳皇山有魏郡太守黃香墓又一統志禹州東北孝山上有黃香墓又湖北通志香墓在今德安府城內府署東據此香有五墓常熟梅里一墓惠氏已駁之尙有四墓辰案南宋之房陵今鄖陽府房陵縣治傳言香卒於家房陵非香家也考漢之安陸即今德安府治當以湖北通志爲是

劉珍傳連珠

侯康曰珍之連珠劉勰謂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蓋非傑構

葛龔傳拜蕩陰令注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

蕩陰屬河內郡今彰德府湯陰縣治

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官本二十作十二

崔琦傳荷爵負乘注寇必至矣

官本注矣作也

末嬉喪夏注湯伐之遂死於南巢

官本注作湯遂放桀於南巢

霍欲鳩子身迺羅廢注欲謀毒太子被廢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任齊伊公注伊尹公

案注公上明脫周字

反復欲鉗塞士口

案文反當作乃

邊韶傳後為陳相

據隸釋在延熹八年八月

卒官

柳從辰曰一統志紹墓在今杞縣東三里

著詩頌

碑銘書策凡十五篇集解王補曰

至

御覽七百五十四

案御覽七百五

十四引邊韶塞賦序塞乃博塞也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集解洪亮吉日案升傳升以

黨錮事誅年四十九以升始生年計之放卒已一百三十餘年放子純孫奮皆顯名於建武中與升相去甚遠又前史言張湯後三

徙復還杜陵純傳亦言杜陵人升居陳留尉氏里居亦不同范言升放之孫未識何據也

有脫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

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

也弟仕郡為綱紀已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



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

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

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

與齊侯會于頻谷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

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

魯鄆譴龜陰之田集解先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以太康職思

謙曰手字誤當依注作首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

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豈已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梁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

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集解惠棟曰文士

竦為鄉黨所擯今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迺貽書謝恩

集中有解擯賦

曰昔原大夫賁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盾諡曰

宣呂氏春秋曰趙宣孟將之

釋見獸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脰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曰臣有母特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遂去賁即續也飲古委

字秦越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號太子

子病所謂尸歷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

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開太子蘇見史記設彘之二人不遭仁遇

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繡脯出乎車輪說文輪車輻開橫木鍼石運乎手

爪古者以砭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

而下之此運手爪也砭音必廉反集解洪頤煊曰說文砭以石

刺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注可以為砭鍼左傳美疾不

如惡石服虔注石砭石也古法治病灼石鍼以灸之後世專用艾

而砭石之法亡矣今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繡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

斗極還之於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集解惠

督察三命者王逸云司命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李善云史記扁

鵲云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東方朔云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口宜傳而著

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

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穿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翳鄭玄注云小

穿穿地前見蒼隼後見驅者集解惠棟曰繳彈張右而射者也

陷獸見集作逼

羿子穀左

羿子謂羿也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其羽翼穀引弓也

集作羿

引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

西協韻音先

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弓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

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弓舒其怨憤曰伊五

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

禮記

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德政不能救世濶亂賞罰豈足

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

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注云荼毒苦也

秦漢無弓相踰越迺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

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

徒行

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

得車之

嫗嫗名執撫拍豪強

矩反撫拍相親狎也集解惠棟曰爾

雅云矜憐撫掩之也郭璞云撫掩猶撫拍謂慰卹也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放也捷憚逐物

日富月昌捷疾也憚懼也急渾然同惡執溫執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幽興集解先謙曰官本幽作攸是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

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瘕

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信

信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安危亡於旦夕肆嗜

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燃柁可以正船也音徒我

薪之下而廢於上火未及然而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

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龍而見納用榆音輪集解錢大昕

曰案閃榆猶言陝輪曹大家女誡云動靜輕脫視聽陝輪注陝輪

不定貌也集韻作陝輪從手旁惠棟曰釋名蚩寢故法禁屈撓

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集解惠棟曰單門猶孤門是也富飢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

而匪存有秦客者適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左傳曰俟

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抗髀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髀高亢肆直

見棄故倚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執家多所宜咳唾

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

芳荃蕙化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

逢受計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袁陽案逢字周陽舉其字也洪頤

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集解惠棟曰周禮九摯鄭

時禮是也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

曰昔鄼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前書鄼食其初見高

祖長揖不拜因說高

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案解周壽昌曰案此遽字引杜訓畏作何畏怪哉不成語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卒解又本書劉寬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官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遽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畏之譌也此本尙是舊注

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

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曰託名者迺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通至門故自勉強許通之尙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

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傳不疑見暴勝之曰竊伏迺今方遇而

忽然也謂死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

人迺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

率謁通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

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

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已相明者矣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

欺誤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

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陟適與袁逢其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

門吏懼已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跎不面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

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愛也冀承清

誨已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

尊謂壹也敬之故號

爲更啟迺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敎平其夙心靈

當慢傲加於所天

平恕也敬壹故謂爲所天集解蘇輿曰漢世推敬每多過分如荀爽貽李膺書有久廢過庭及

陟岫瞻望等語亦此類也

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

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

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

慕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

懸心遲仰之集解劉攽曰正文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爲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

亦有仁君作君字是周壽昌曰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

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

謂之也後稱仁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

亦距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爲尊兄

未不遠曰貴下賤握髮垂接公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惠棟曰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

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論語曰夫子

人恂恂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是曰夙退自引

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

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

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人不己知亦不尤人也思士謂孟軻也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孟軻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見孟子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

可去謝也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至君門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貿貿

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貿貿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

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灸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

誦來貺永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竝不就終

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

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趙壹集二卷錄一卷王補曰壹有非草書見御覽六百五

七百四十九法書要錄一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廩陽人也廩陽縣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集解何焯曰魏志注中

作一名恭先謙曰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日自資常疾

世多利交已邪曲相黨適著破羣論時之覽者已為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

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

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

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

曰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曰義焉

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集解惠棟曰鄭氏莫音慕無所貪慕也適讀爲敵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

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

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集解

周壽昌曰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翦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清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與劑同君子

食之曰平其心同如水焉若曰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

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

是曰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忠信爲周阿黨

此爲曰救過爲正曰匡惡爲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

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

楚恭

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

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所敗不穀之罪也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歿請為靈若厲大

夫許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及其卒也子囊

曰不然尹名也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

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

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之欲曰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

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國

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王不誅惠孰大

焉乃求王過諸棘闕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集

解劉攽曰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斃此

變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

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斬子

反以為戮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高誘云豎小使也陽穀其名也威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武仲威孫紇也左傳孟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威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言石能除己疾也集解惠棟曰戰  
國策云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云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孔子  
曰智之難也有威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  
施而不恕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  
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威孫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威紇為客既獻威孫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  
孟孫鳩與其構威紇於季氏威紇奔齊齊侯將與威紇田威孫聞  
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  
何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  
而止也見左傳集解先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  
諫曰官本矣作也是

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

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集解惠棟曰所引夏書本左傳非今所有大禹謨

也庶事今左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左傳曰

傳作順事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杜預注云回邪也疾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

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

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勃鞞曰逆文為成人勃鞞晉寺

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

文公後竟傳瑕曰順屬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仲所逐後侵鄭及大陵獲鄭大夫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管蘇曰憎

公遂殺傅瑕也集解先謙曰遂上當更有厲公二字管蘇曰憎

忤取進申侯曰愛從見退考之曰義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

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

速道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為斷不在憎愛曰道為貴禮記曰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

城屬涿縣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與起學校比於魯衛也

惠棟曰注比於魯衛依前書魯衛當作齊魯庚桑瑱隸風移礪礪瑱碎也莊子曰老聃

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礪礪之山居三年礪礪大穰礪壘之人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礪音猥礪音盧罪反集解錢大昕曰礪礪即畏壘

也史記云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崔謨注莊子本作累俗作

累又加石旁耳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

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

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集解惠棟曰經

籍志云梁劉梁集二卷錄一卷隋三卷王補曰梁七舉零句雜見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書鈔無一完篇孫楨亦曰文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

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注云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岳州西南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

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

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延曰廣望聘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山在夔州巫山縣東

斯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

築乾谿之室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

營之數年迺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為樂今君為此

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史記曰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

陳蔡之將生謀也

陳蔡二國先為楚所滅也集解惠棟曰子適作干弑靈王依陳蔡以入楚故曰生謀也

斯賦曰諷之胄高陽之苗肩兮承聖祖之洪澤

胄肩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

娶於滕隍氏女而生老童是為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

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集解劉放曰注與齊晉強

案文少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統左傳曰統仲統叔王季

一爭字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

也穆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

以怠此馳仁聲也集解王補曰文選曹植贈丁儀王粲詩注馳作

飛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

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也亂理也集解先謙曰官本馳作武是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

四海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

日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集解惠棟曰韓詩云窈窕貞專貌徑肉林

又詩云君子好逑陸德明云本亦作仇鄭箋怨耦曰仇

九



登糟丘

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

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

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

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曰回望

兮冀彌日而消憂

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

於是招宓妃命湘娥

宓妃洛水之神女也

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

齊倡列鄭女羅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揚激楚之清宮

兮展新聲而長歌

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風

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

阿

左傳曰繁手惜聲淫堙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

金石類聚絲竹

羣分被輕袿曳華文

方言曰袿謂之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羅衣飄飄組綺繽紛

組綬也綺綾也

縱輕軀曰迅赴若孤鵠之失羣

集解王補曰文選振華袂洛神賦注孤作離

己透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

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

垂幹忽飄飄曰輕逝兮

集解王補曰文選陸機曰出東南隅行注作飄然

似鸞飛於天漢

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

跌蹉也

長袖奮而生風清

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

神化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

能不咨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遠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

樂未終集解王補曰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注回作迴淫作歡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

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

名鯉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集解周壽昌曰官本注板魚作板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

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板字為傳寫之誤也孤雌感聲而鳴雄枚乘七發曰

雌宿焉雌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景變已盡羣樂

既考也考成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

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

嬪之素肘旦以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正文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十三

字注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若秋葍被風葍白芷也十八字此脫

後漢書八十下

十

美儀操之姣麗兮

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公較且麗

忽遺生而忘老爾迺清夜晨

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

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疑蹻也

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病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尙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

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麗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

宮慕有虞之士階

墨子曰虞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

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

萊

蓬蒿草萊之閒也爾雅曰髦俊也

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能協韻音乃來反

百

接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

尙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

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

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納伍舉蘇縱

之諫罷淫樂聽國政所誅數百人

人所進數百人國人大悅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

傳曰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爾迺育之呂仁臨之呂明致虔報於鬼神盡

肅恭乎上京

言楚尊事周室

馳酒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

聞讓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曰軍事微召既到署令史

續漢志曰大將

軍下有令史及御  
史屬三十一人  
進曰禮見之讓善占謝集解先謙曰官本謝作射是能辭對

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集解惠棟曰魚案典略云讓占對問敏聲氣如流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朗字景興魏志有傳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讓出就曹時融朗等並前為

掾共書刺候讓讓平衡與交接議郎蔡邕深敬之曰為讓宜處高任適薦於何進

集解顧炎武曰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二十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

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邕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為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

薦人也惠棟曰此書載邕集中末云邕寢羸旬旬拜寄不敢須通則邕未嘗親奉書也邕雖亡命傳稱其往來太山羊氏不必專在

吳會薦賢為國寓書於進亦無不可顧氏以為無緣薦人過矣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

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驚之集西雍濟濟

之在周庭無已或加韓詩曰振驚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驚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

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

日清濟多士文王以宣智髻亂夙孤不盡家訓髻翦髮為髻也亂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受

集解惠棟曰盡集作墮集解惠棟曰盡集作墮

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

集解

惠棟曰逮集作遂

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若處狐疑之

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

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

器而已者哉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集解惠棟曰集云若復輩從此郡選舉云云

非所曰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

傳曰函牛之鼎曰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三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

函容也

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悁邑

悁邑憂怪憤也

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機割之閒願明將軍回謀

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

展陳也集解惠棟曰集云願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

就讓疾病所觀察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躋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也蘇輿曰裁加少納疑當作少

加裁 若曰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

功說苑曰子奇年十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曰高才擢進屢遷

出為九江太守不曰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

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

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

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 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

官至公府掾史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 給捷多服其能理也給敏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集解惠棟曰炎

邳衡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

君察我孝廉陳留楊使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注云四人舉辟炎

卓字子助 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窮路狹且促修翼

無卑棲遠趾不步局君迫也集解惠棟曰說文云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舒吾陵霄羽奮

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

貴有人籍

集解惠棟曰人籍謂引籍也言富貴得通籍禁中也

貧賤無天錄

富貴者爲人所載於典籍也貧

賤者不載於天錄天錄

謂若蕭曹見名於圖書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小

言通塞苟若由

相卜也故蔡澤謂唐舉曰富

陳平敖里社

陳平爲里社宰分肉均

貴吾自取之所不知者壽也

韓信釣河曲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爲吏釣於

爲宰也曰使平宰天

韓信釣河曲

淮陰城下河者水之總名也

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大斛四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

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

太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

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侯周勃及灌

抑不用遠投荆南沙

嬰共發之文帝以誼爲長沙太傅見前書集

解何焯曰此篇言不得志於當

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

伯樂安

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

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

集解

惠棟曰炎遺令云嗟哉邈之遠孤其

名曰止孤汝之孤也曹未滿兩旬也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棟曰炎

道令稱嘉平六年冬十二月乃時年二十八集解惠棟曰炎集云我十七而作郎篇二

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注郎篇州書皆定學之書七平蓋七發之類尚書盧植爲之誄讚曰

昭其懿德集解惠棟曰植集載郎文勝誄云白胤未成童著書十餘箱文體思奧屬有文章箴縷百家云云案炎集炎自

謂賦頌誄自少爲之與誄合也王補曰炎有對事及道令四篇見古文苑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

還輒薪柴以讀書集解惠棟曰魏常曰禮自牧以自牧字皇德傳作蔡謝承書同

也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

作矯世論曰譏切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集解惠棟曰魏常曰莫知於世

故作應賓難曰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已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

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侯瑾集二卷王補曰瑾有箴賦

殘篇雜見初學記集解惠棟曰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惠棟曰王隱首書云漢末博士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



於此陳景雲曰西河當作河西  
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

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

學

集解惠棟曰外黃令高君碑云師事尉汝南許公令門章為敦者宗章文補施類平班貢

有雅才而訥於

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

從來有年

風問風猷令問

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曰

敘腹心之願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集解惠棟曰荀子仲尼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不

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曰尹華夏猶揮

沐吐餐垂接白屋

白屋匹夫也

故周道曰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病傲士

故其宜也

集解王補曰御覽六百六引此書互異

融省書悉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願

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

諫靈帝異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

時京兆第五永為督

軍御史

集解惠棟曰杜佑云建武初征伐四方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

於長樂觀

集解惠棟曰崔實四民月令云祖道神黃帝之子好道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薛君韓詩章

句云送行飲酒曰餞

又長樂當作平樂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

承書云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

文武將墜迺俛俊臣俾

也於平樂館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也

整我皇綱董此不虔

董正古之君子即戎忘身

受命之日忘其家

援枹鼓即忘其身明其果毅尙其桓桓

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尙書曰勗哉夫子尙桓

桓桓桓武貌集解何焯曰明本

呂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

應如鶴

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

舉事皆欲

發三門順五將發三門者開門

地有九變丘陵山川

孫子九變篇

休門生門五將者天尺文昌等

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圉地有死地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輕地我得其利彼得

亦利者為爭地我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

而得眾為衢地入人地深倍城邑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

反聞有死聞有生聞五聞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因聞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聞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反聞者  
因其敵聞而用之也死聞者為誑事於外令吾總茲三事謀則咨  
聞知之而得於敵者也生聞者是反報之者也  
詢而詢謀於眾也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案前  
舊韓信破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周公大聖石  
此作廣野案廣野君鄭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  
碯純臣曰威克愛曰義滅親也周公誅管蔡石碯殺其子厚也克勝  
尚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左傳曰石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  
碯純臣也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莫識己與忘富遺貴福祿適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  
先公高節越可永道集解何焯曰第五倫京兆長陵人佩藏斯戒  
永蓋其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  
目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曰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  
送祖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集解錢大昕曰內黃當為外  
人申屠蟠等可證其非內黃也洪氏隸釋有外詔東觀畫彪像曰  
黃令高彪碑惠棟曰彪碑作外黃蓋傳之誤  
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棟口外

黃令高君碑云君舉將潁川太守南陽文府君徵詣廷尉君感綱紀捐官赴義星行載驅不日係路機不及殮至以生疾光和七年六月丙申卒文章多亡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高彪集二卷錄一子岱亦知名集解惠棟曰吳錄云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為孫策殺所

張超字子竝河閒鄭人也今麻州鄭縣集解惠棟曰鄭當作鄭洪亮吉曰案唐書宰相世家系表河閒張

氏漢常山景王耳之後世居鄭縣今以為良後未識何據據勳經裴詠飲後賜爵驥宰留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集解惠棟曰續漢志將軍領兵外討

則營有五部部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者為別部司馬案經籍志書斷皆云超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

賤書謁文嘲凡十九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張超集五卷王補曰超有誚青衣賦楊四公頌靈帝河閒

舊唐碑均見藝文類聚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

善草書不及善草書不及崔張謂瑗芝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少有才辯而氣

尙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

字伯達河內溫人

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趙

溫冠將軍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

典略曰衡見荀儀容

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

唯善魯國孔融及弘

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

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曰臣

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尙書

乂理

旁求四方曰招賢俊

尙書曰旁求天下

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熙載羣士響臻

尙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陛下親聖

纂承基緒遭遇尼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尙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

食言不敢

惟岳降神異人竝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竝出

竊見

處士平原福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

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呂衡準之誠不足

怪前書

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

閭闔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貴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刺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

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鶩烏累百集解先謙曰不如一鶩鄒陽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集解先謙曰不如一鶩鄒陽

之言也鄒陽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盈涌集解先謙曰李善云全涌

貌全步集解先謙曰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

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終軍

欲曰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曰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門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

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素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

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聞必有言也居二日

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

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

其義融集作掌牧集解錢大昕曰文選載此表作掌技惠棟曰今集作堂伎周壽昌曰官本注融集作堂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

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

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為賞伎二字耶呂氏春秋曰飛兔騶虞古駿從飛兔騶虞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

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曰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

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曰

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

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

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裋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

也鄭玄注禮記曰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搗蹠蹠而前文士傳曰

絞蒼黃之色也漁陽參搗蹠地來前蹠蹠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

鼓參搗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搗自衡始也臣賢案搗及搗並擊鼓

杖也參搗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

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

曲奏之名則搗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搗而去足知參

搗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集

解惠棟曰楊文公談苑載禰衡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搗黃塵蕭

蕭白日暗徐錯云參音七鑒反三搗鼓也以其三搗鼓故因謂之

參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

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集解先謙曰官衡曰諾於是先解

相衣杜預注左傳曰相近身衣也音女一反集解先謙曰次釋餘

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搗而去顏色不怍作



也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

爾邪

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字書

爾云爾詞之終也先謙曰官本注作言大雅君子不當爾

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

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

說文曰棧

大杖也音

佗結反坐大營門曰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

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願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已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

省未周因毀已抵地也抵地也表憮然為駭憮然怪之也音撫衡遁從求筆札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

曰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

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

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

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識記也音志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

如衡所書莫不歎伏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射寫還比較皆無所誤唯兩字缺射時大會賓客

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曰娛嘉賓衡攬筆而

作集解王補曰鸚鵡賦見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

不遜順祖慙遁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屬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集解劉攽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先謙曰死公云等道謂死公云何語也並無別解重在死公二字李注固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也解見宦者傳欲加非劉說更不成語矣

筆衡方大罵祖惠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跌來

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集解惠棟曰衡別傳云十月朝祖

先在衡前衡得便飲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搏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敬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

曰處士不當搏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聞車前馬後祖呵之衡熱

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屬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愴懷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衡時

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屬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衡時

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

為抽心呈貌非雕非蔚雕琢也易曰君殊狀其體同聲異氣言觀

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

雅知名當時未裨世用者入之又因不志藝文鳳詳及著述篇目

系之傳末都計東京一百九十有六年才二十二入其中劉毅蘇

顧張超等十人傳特寥寥耳卽其文亦未有紀者吁其慎矣然所  
傳者大率特才傲物淺中小夫未聞君子之大道異乎游夏文學  
之科焉王逸以墨夢溺水死鄭炎病風殞命罔圖邊鄙對嘲徒禦  
口給未足珍也崔琦之箴外戚近矣其賦白鵠以諷梁冀是亦自  
賢其死乎邊議謂衡徒以辱侮曹操取快一時操既殺讓而以雀  
鼠視衡一再假手斃於黃祖奸雄意忌自古所歎然解和裸立果  
大雅所當爾邪適以長後進輕儇之骸而授殺士者以口實也自  
後史臣載筆踵而弗失無行才士率屬茲傳文人之目遂爲世訕  
流宕忘返君子懼旃劉摯嘗言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  
足觀矣葉適亦謂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士之學古而負才俊  
者尙鑒於斯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終

後漢書八十下

後漢書集解卷八十下按補

文苑列傳下趙壹傳為鄉黨所擯注擯斥也

官本為鄉黨所擯下有乃作解擯四字注

擯斥也三字在乃作解擯句下今案官本依南監本轉刊惠氏據北宋本補注引文士傳今集中有解擯賦以釋解擯是兩宋本皆有此四字矣且無此四字則下言後屢抵罪後字亦成贅辭當是毛氏繕刻時涉上擯字寫注誤脫四字耳

還之於司命注文昌中星也

官本注末無也字

畢綱加上

畢官本文注皆止作畢

羿子般左

案孟子羿之教人射必至於教羿當訓有窮之君注引淮南說近義

捷儼逐物注意遽逐物

官本注逐誤遂

門下驚皆奔入滿側

官本皆字著驚上

蹉跌不面

官本跌作跌是

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注人不已知

官本注作人不知已知

膝灸壞潰

灸原譌灸依字義正官本不誤壞官本作懷亦譌

劉梁傳子囊曰不然注子囊楚令尹名也官本注也

芋尹申亥注左傳芋尹注尹原鶴伊依左傳正官本不誤又官本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芋作芋柳從辰曰此字左傳注疏本作芋

等威璽於二伯注二伯齊桓晉文也注桓原誤王已

正官本注不誤

臧武仲曰至石猶生我注臧子入哭官本注子

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注新鐫絜之官本鐫不穴於寢廟官本注

管蘇吕憎忤取進注爵之於朝官本注於作以案宦者傳序注

邊讓傳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注史記曰官本注

等威璽於二伯注二伯齊桓晉文也注桓原誤王已

正官本注不誤

盡人生之祕玩

錢大昭曰闕本人生作生人案官本亦作生人

繁手超於北里注左傳曰繁手惜聲

官本注繁作煩與今左傳文合釋名釋言語煩繁也故字

可通作篇中繁手屢見疑字本作煩章懷有所避故注亦改繁官本注之作煩乃後人改同也

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比目魚

至江東呼為板魚柳從辰曰比目魚吳都賦謂之

鮓上林賦謂之魼段氏北戶錄謂之鱣臨海志名婢展魚臨海風土記名奴展魚南方異物志名著葉魚本草俗名婢展魚鱗

淵林以爲王餘魚郭璞云狀如牛脾及女人鞋底細鱗紫黑色兩片相合乃行半邊無鱗口近腹下今案比目魚明兒爾雅釋

地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郭注但云狀似牛脾鰈細紫色一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據史

記封禪書索隱引此注江東又呼為王餘魚作江東人呼爲王餘亦曰版魚是今注疏本誤人爲又王餘下並脫亦曰版三字

也版板同字章懷蓋全據當時爾雅文及郭注爲說周壽昌氏乃直云案爾雅郭注不言出小司馬所引是其疏也說文犬部

犮下云讀如比目魚鰈之鰈而魚部乃無鰈字段玉裁以爾雅鰈本或作鰈即說文鰈字其說甚精雖說文鰈虛鰈也亦不云

比目魚而以虛爲義殆謂虛其一面與邛邛距虛命名之義相近前書相如林賦鰈鰈史記本名也顧史記注乃通鰈爲鰈釋

爲比目魚以鰈爲鰈鰈之正名也鰈與許書鰈鰈之說皆不能爲比目魚以鰈爲鰈鰈之正名也鰈與許書鰈鰈之說皆不能



合又說文無餘字餘亦不同比目段氏並詳辨之但古說相承藉資多識不能偏廢耳郭璞比目魚贊云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王餘之說吳都賦注越王餘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化為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而會稽志則又云名半面魚板魚之名並見南越志北戶錄亦引之

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注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

也官本注鳥下有也字之雍作辟雍是

非禮不言錢大昭曰閩本禮作法案官本亦作法

子奇終無阿宰之功錢大昭曰閩本阿宰作理阿

操告郡就殺之案御覽六百九十一引讓別傳讓才辨俊逸孔融薦被辟不屈耶抑融知操忌讓藉薦以為之開說也魏志注引

曹肅傳載太祖在兗州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考操在兗州乃初平時事曹肅傳謂操族讓或是終言之然則操

之怨讓在前融之薦讓在後矣

鄺炎傳鄺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至食邑於孫

鄺炎傳鄺食其之後也集解惠棟曰陳留風俗傳云至食邑於孫

案此傳所言與前書食其商傳皆不合食其前死後其子疥封高梁侯商先以列侯食邑於涿更封曲周侯

賢愚豈常類官本常作嘗

志士不相卜注所不知者壽也官本注壽下有命字

爲世陳四科注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官本注文學二字在言語之下

侯瑾傳曰譏切當時官本切作刺

高彪傳吳郡無錫人也注無錫今常州縣今常州府無錫縣治

追謝還之官本無謝字

六奇五間注內間者內其宮人而用之也官本宮作官案內其官人內亦因之謫

周公太聖注前書孫寶曰周公大聖官本注大聖作上聖與孫寶傳文合

祖於上東門注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注面原譌西依袁紹傳注正官本不誤又文選阮籍詠懷

詩注引河南郡圖經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

張超傳可謂郡人也主今甌州郡縣鄭官本文注皆作鄭甌官本

鄭無鄭其誤本易辨惟惠氏補注亦云鄭當作鄭是所據北宋本已誤矣唐鄭縣屬瀛州今河間府任邱縣北三十里是也此注作贏亦誤

超又善於書集解惠棟曰王僧虔伎錄云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謂

瑗芝

侯康曰庾肩吾書品列於中之上論曰子並崔寔州里頗相倣倣可謂晉鹹于鹽冰寒于水案據此則超草書不逮

崔瑗轉勝崔寔傳所以云妙絕時人乎

世共傳之

柳從辰曰一統志引九域志超墓在今任邱縣漢末平

是後官今任邱即後漢鄭縣也

彌衡傳平原般人也注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

今濟南府德平縣東

北般音卜蒲反

官本蒲作滿是

昔孝武繼統

文選孝武作世宗案凡此皆章懷避改

疇咨熙載注有能奮容熙帝之載

官本注容作庸是

竊見處士平原彌衡

官本彌忽作彌非

英才卓礫

文選礫作礫是

耳所警聞

文選警作警是

疾惡如讐

文選如作若注引謝承書云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讐

任座抗行注而以封君之子

官本注無之字

前世美之

文選世作代

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案路粹已見孔融傳

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尙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轉爲祕書令從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並見典略本書孔融傳注引典略不及嚴像文選注引典略不及粹伏法惟魏志王粲傳注所引爲詳像象古同字

激楚揚阿

文選揚作陽注云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臣等區區敢不聞

文選此下有陛下篤愼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衛以褐衣召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二十九字案表兩言臣等非融一人之辭當時必有附名同薦衡者矣

聞衡善擊鼓迺召爲鼓史

侯康曰抱朴子彈衡篇衡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鼓擊鼓聞者不

知其一人也案據此則衡妙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注後至八

於聲音之道不止善擊鼓矣案世說言語篇肅衡被魏武請為鼓史正月朝普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

月朝普天閱試鼓節月半試鼓此與文士傳言八月者異又朝

普天語不明魏志注引文士傳作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疑即朝會大宴四字之譌脫

衡方為漁陽參搥注衡擊鼓作漁陽三槌官本注槌皆其云復參

搥而去官本注其作下參七甘反官本注甘作音集解惠棟曰至三搥鼓也案

說亦云衡揚枹為漁陽參搥王詩本以漁陽參與廣陵散對言

搥本訓擊謂擊鼓也漁陽參搥亦謂以漁陽參法擊之章懷以

為如王說則搥字入於下句似太泥搥或作槌固可釋為杖然

杖字引伸亦訓為擊章懷既云參搥是擊鼓之法是亦不作擊

鼓杖解矣參搥法為漁陽所獨有則舍

漁陽而言參搥亦仍是漁陽參搥也

於是先解和衣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和諸本俱誤祖謹案觀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案世說云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

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案世說孔融曰肅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和不誤則考證之說非矣

衡乃著布單衣疎巾

案疎粗也官本字或从足非

視當如何

官本如何作何如

迺厚加棺斂

柳從辰曰一統志衡墓在江夏縣西鸚鵡洲今論於江辰案今洲尚有衡墓或非真冢也

言觀麗則永監淫費集解王補曰

至尙鑒於斯

案范史文苑傳甄錄所及皆有關係

文字章華一賦亦謂終之以正僅乃存之匪是必不著所謂言觀麗則永監淫費者也漢世文字其典重深厚本非可以偽爲傳中敘列惟王陸劉毅王逸張超並其卒年失載略無可徵若乃戰邊忘生杆寇保疆是謂忠義愚著稱績數宜德政是謂循良擅著作之長克伸史職是謂立言肆貧賤之志不應辟除是謂有守而文彊之每存憂濟劉梁之儒化大行尤其卓犖可紀者內官至尙書令衛尉外官至都尉守相抑又非卑也琦升讓衡誠則不幸亦視所適何時所不屈者何人耳要之二十二人中固未有溺忍苟賤求合當世以弋富貴者也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而猥曰皆淺中小夫可乎哉矧屬炎以母憂動疾不獲解罪讀邇令者莫不哀其孝將有何咎延壽卒踐妖夢以隕天年乃又誤以爲逸而訾訾之尤論史之疏也